

《水浒传》中“反语言”英译的边缘话语分析

唐子茜

(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 广东 广州 510275)

摘要 边缘话语分析是一种后现代主义话语分析方法,关注边缘群体的话语实践,集中体现了批评话语分析的社会关切。本文以《水浒传》两个英译本为分析语料,采用边缘话语分析的方法对译本中的反语言所揭示的社会文化意义进行阐释。因蕴含深刻的文化意义,反语言的翻译必须超越传统意义上语言层面的转换,着眼于文化信息的转码,其翻译的效果可作为文学翻译批评的重要标准。本文通过对比分析两个英译本中反语言翻译的优劣发现,相对赛珍珠译本的异化策略在文化信息处理上的欠缺,沙博理译本采用的归化辅以异化的翻译策略总体上更能传递出《水浒传》中反语言丰富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 边缘话语分析;反语言;《水浒传》英译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7242(2017)06-0087-05

DOI:10.13978/j.cnki.wyyj.2017.06.016

0. 引言

“边缘”与“中心”的二元对立长久主导着人类思维的组织模式,并深刻体现在语言与文化研究领域。近年来,关于“边缘”的研究在人文学科领域愈发呈现“非边缘化”趋势。虽谈不上炙手可热,却引起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边缘话语”“边缘写作”“边缘叙事”“文化边缘人”“边缘批评”“边缘想象”等概念的相继提出,大大丰富了“边缘”研究的内涵。Fairclough(1992,1995)的“三维框架理论”将“话语”视为斡旋于文本与社会之间的一种“社会实践”,在很大程度上拓宽了“话语”的内涵与外延,如此,一切客观实践在一定程度上都包嵌于话语研究的范畴中。“边缘写作”“边缘叙事”“边缘批评”等研究实践也就自然成了“边缘话语”研究的应有之义。

王岳川(1997)指出“边缘话语是被命名的,却难以准确定义”。在这里,他关注的是边缘的相对性和流动性。边缘与中心相互建构,相互渗透,总是处于不间断的流变之中,从这个层面来说,“边缘话语”的定义是相对“主流话语”而言,并非绝对的,因而“难以定义”。丁建新(2010)首次在国内提出“边缘话语分析”理论,并系统地阐述了这一“以社会关切为本的后现代主义话语分析范式”,试图借助这一范式“打通话语批评与文化批评之间的阻隔与断裂”(丁建新,沈文静 2013)。他强调“我们之所以关注边缘话语,终极目标在于边缘话语所代表的边缘社会、边缘人群与边缘文化。”(丁建新 2013, 2015)并进一步指出“对边缘话语的关注体现了批评话语分析的社会关切”。边缘话语分析采取的是“最受苦受难者”(the most suffered)的立场

(van Dijk 1986),关注的是“在现代性秩序原则的夹缝中被推向收编境地”的族群。而话语作为这些边缘群体构建身份,获取社会认同,进而寻找有意义的“他者”的重要途径,必然成为其颠覆、反叛主流文化,宣称自身诉求的利器。尽管边缘话语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其在跨文化语境下的探讨尚未有研究涉及。因而,本文试图采用边缘话语分析的方法对《水浒传》英译本中的反语言所揭示的社会文化意义进行分析阐释。

1. 反语言——文化边缘性和异质性的载体

宏观上说,女性主义话语、新历史主义话语、新马克思主义话语、后殖民主义话语、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话语等均属于边缘话语的范畴。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挑战、对抗甚至消弭。无论是对正统历史书写的反叛,抑或是对主流宏大叙事的改写,无一不体现着文化表征的异质性(heterogeneity)。微观上说,边缘话语包含诸如“同性恋话语、青年话语、网络话语、移民话语、反语言”等类型。而“反语言作为边缘话语的一种极端形式”(丁建新 2010),承载着边缘话语最典型、最本质的内涵。因此,我们将研究范围进一步锁定,着重关注反语言所负载的“边缘性”如何在异质文化中表征社会文化意义,并对其作为一种“另类”的话语模式在多元的社会意义空间内所呈现的复调性做出阐释。

关于反语言最早的文字记录要追溯到1567年托马斯·哈尔曼(Thomas Harman)在*A Caveat or Warning for Common Cursitors*一书中对乞丐使用的黑话(cant)及俚语(slang)词汇的收集。语言学家韩礼德受到这个词汇表的启迪,率先提出“反语言”这一

概念,用以描述处于社会边缘的语言表达(words spoken on the fringes of society),其同名文章 Anti-Languages 于1976年发表在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期刊上。韩氏(1978:164)在阐述“反语言”的定义时说,“在某些时期和某些地区我们遇到了一些由某种反社会(anti-society)所创造的特殊形式的语言,我们可以将它们称作为‘反语言’。正如普通语言一样,反语言发挥着通过会话创造和维持社会结构的作用,但是它所维持的社会结构具有某种特殊的形式,其中的某些因素是非常显著的。这使得反语言获得一种以隐喻性表达方式为准则的特殊特征,并且这些特征出现在语言的各个层面:语音、词汇语法及语义。”反语言在这三个层面上都各有特点,首先,在语音层面主要通过替换(alternation)及音位转移(metathesis)等方式来构成新词汇,在词汇语法上表现出重新词汇化(relexicalization)及过度词汇化(over-lexicalization)的特征,在语义层面表现为隐喻性特点。反语言的这些语言结构上的特征最终服务于其重新社会化(resocialization)的功能,即在特定社会机制运作下,作为社会人的价值观、信仰、常态等社会属性的有意识的重构。反语言最重要的功能体现在其维持反社会中的人际关系时的“保密性”(secrecy)或“排外性”(inaccessible to the layperson)。而“保密性”并非使用反语言唯一的动机,它还有助于建构一个与主流社会抗衡、抵制的,有阶级性的“反社会”,这样的反社会并非凭空出现,而是主流社会“有意识的替代”(a conscious alternative)。反社会在阶级性上与主流社会表现出同质性,例如,波兰监狱里的囚犯以会不会说“行话”进行阶级划分,不会说的被贬为最低等,即所谓的 suckers,如 Martin Montgomery (1995)所言,越擅长于使用“行话”的人地位越高。以语言作为阶级划分的标准也是主流社会的属性之一,尽管划分的标准不尽相同。鉴于此,不难推断“反语言是语言的隐喻,由反语言构建的反社会则是社会的隐喻。反语言从本质上讲是反文化的话语实践,是社会语言的变体。维系反社会的身份等级秩序。”(丁建新 2010)

如果说反语言是同质文化中的“噪音”,那么在异质文化中,它是一种“复调”话语。巴赫金(2010:3)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指出:“复调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其三大基本特征是:对话性、多声部性、未完成性。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的同质性在一定程度上被过度消费,人们期待

“地球村”里高度程式化、一致化的政治秩序、经济准则、文化融合。但质疑的声音此起彼伏,有人诟病其为“反动的乌托邦”,亦有人指出全球化导致的“趋同”是浅薄的,而导致的“逐异”却是深刻的。作为语言研究者,我们必须接受一个客观事实: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在本质上互为异质文化,视彼此为自己的非我因素(杨乃乔 2007)。而正是由于文化的异质性,翻译学与译介学才有了产生与发展的必要性。

从跨文化交际角度来说,话语或语篇中蕴涵的文化信息的相对等值和有效的传递可谓翻译的核心要义之一。反语言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载体,其在源语言文化中的边缘地位导致这一特殊语言现象较少受到翻译研究者的关注,从跨文化译介的理论基础与方法论上对此进行的探究更是缺乏。本文旨在挖掘反语言承载的文化信息如何以一种复调的声音在异质文化中得以重新构建、接受与传播。不同于其在源语文化中因抵制、扰乱主流话语秩序而“被收编”或受规训的处境,反语言在异质文化中却恰恰因其对目的语文化中的主流话语离经叛道的颠覆和解构而大放异彩。目的语文化读者对于来自其他文化的文学作品中千篇一律的语言教条早已厌倦,他们更期待一种充满异域情调、偏离常规的语言输入。而反语言在某种意义上满足了目的语文化受众对源语言文化的窥探欲,也是西方对于他们想象中的“东方主义”(反之亦然)进行修撰与改写的重要依据。如此,反语言在异质文化中不再被弃之如敝履,反而以复调话语的姿态与主流话语并驾齐驱。

2. 《水浒传》中的“反语言”及其英译的话语分析

《水浒传》被誉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深刻揭露了北宋年间封建统治阶级官吏腐朽残暴的高压政治环境下官逼民反的社会矛盾。书中充分汲取民间文学的精华,对市井草根人物作了细致入微的刻画。这些人物的边缘性和反叛性使得《水浒传》中出现了大量的反语言,其鲜明的词汇特征构成了小说重要的语言特色。因此,《水浒传》的英译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原文这一语言特色及其文化因素的处理。

2.1 《水浒传》中反语言的功能及词汇特征

《水浒传》中大量的粗俗语、俚语、禁忌语等反语言的使用生动塑造了宋江、鲁智深、李逵、武松、林冲等一批社会边缘群体的好汉形象。这一系列的反语言不仅对人物刻画及情节发展至关重要,更有意

识地建构了一个“梁山泊反社会”并衍生出相应的反文化,试图对封建主流社会进行抵制、反抗,表现为“被动共生”(passive symbiosis)或“主动敌意”(active hostility)甚至“毁灭”(deconstruction)。粗俗语作为反语言中最直观最极端的一种形式,包含詈骂语、暴力语言、性隐喻等,在《水浒传》中出现的频率极高,表现出反语言重新词汇化及过度词汇化的典型特征。如在指称詈骂的对象时常用:厮、贼、鸟、驴、撮鸟、糊猕等。反语言的词汇语法特征在其对应的两个英译本中也有相应的体现。尽管两位译者在选词上有共鸣,但总体来说,赛译偏向于逐字对译和直译,意在保留源语文化的异国情调,旨在“使译本逼似原著,希望不懂中文的读者至少能产生一种幻觉,即他们感到自己是在读原本”(孙建成 2008: 96)。沙译则采取意译为主直译为辅的翻译方法,容易使目的语读者产生移情效果。下文将从边缘话语分析的视角探讨赛珍珠版 *All Men Are Brothers* (1933)和沙博理版 *Outlaws of the Marsh* (1980)两个英译本^①中反语言的英译隐含的文化内涵及意识形态倾向。

2.2 反语言英译的话语分析案例

[1]原文:智深道:“俺猜这个撮鸟是个剪径的强人,正在此间等买卖,见洒家是个和尚,他道不利市,吐了一口唾,闪入去了。那厮却不是鸟晦气!撞了洒家,洒家又一肚皮鸟气,正没处发落,且剥这厮衣裳当酒吃!”提了禅杖,迳抢到松林边,喝一声“兀!那林子里的撮鸟!快出来!”

——《水浒传》第五回

赛译:Lu Chi Shen said to himself, “I suppose this accursed is some highway robber and he is waiting here for business and seeing a priest such as I am, he considers it an evil omen and spits and hides again. But he has truly come upon ill luck. My belly is already filled with anger and I have no way to let it out of me. I will tear the clothes off him and take them to a wine shop to exchange for wine.” So taking up his long staff Lu Chi Shen rushed with all his might into the wood shouting, “Ha, you accursed thing in the wood, come out quickly!”

沙译:“That bird is a robber, or I miss my guess, and he’s waiting for business,” thought Lu. “When he saw I was a monk he knew there was no profit in me, so he spat and went away. It’s just his bad luck that he’s run into me. I’ve a bellyful of wrath and no place

to get rid of it. I’ll strip the lout of his clothes and sell them for wine money.” Staff in hand, he hurried toward the forest, crying: “You rogue in the wood, come out quickly!”

该段是鲁智深途径赤松林险遭史进拦路打劫时自言自语的片段。鲁智深原是关西延安府老种经略相公帐前提辖官,见郑屠欺侮金翠莲父女,三拳打死了镇关西,可见是个血性中人,其言语自然粗俗鄙陋。赛译通过异化策略将两个“撮鸟”译为 accursed (thing),该词书面语气较重,通常用在较庄重文体中,如圣经中就用到了 accursed thing 一词,并定义 “The ‘accursed thing’ meant something ‘under the ban’ and marked for utter destruction.” (Bible, Joshua: 6: 18)^②因而此处译文略显生硬,且不符合鲁智深粗犷血性的用语习惯。沙译则采用偏归化的策略,分别译为 bird rogue。Bird“鸟”在字面意上与原文“撮鸟”正好契合,体现出中西文化的交融共通。且在英语中, bird 还有“侮辱性淫秽下流”的引申义,如英语中的詈骂语:Don’t use your bird to suck my dick.这一点与中文意义相通,取这个意义来翻译“撮鸟”一词,形神兼备,且与人物形象吻合。沙译更能产生文化移情效果,更容易被英语母语者接受,也更能体现原语与目的语文化内涵的等值效果。Rogue(流氓、无赖)在表示詈骂含义时可充当 bird 的同义词。既避免了用词重复,也凸显出反语言过度词汇化特征。由此可见,沙译的归化兼顾异化翻译策略在该处更能捕捉到文化翻译的精髓。

在翻译“鸟晦气”“鸟气”,赛译分别译为“ill luck”“anger”,沙译分别为“bad luck”“wrath”。二者的译文中均未译出源语的反语言“鸟”,而在《水浒传》中恰恰是这些反语言使得人物的塑造传神而形象,如果忽略掉,翻译效果大打折扣。笔者认为,“鸟晦气”和“鸟气”分别译为“fucking bad luck”“fucking anger”更能体现出原文中反语言的特征,也更有助于人物形象的刻画。换言之,反语言恰当而传神的翻译才能赋予《水浒传》英译本以灵动与声色。译文丢失了反语言的特征则变得无滋无味。由此不难看出,在《水浒传》中反语言的作用和效果足以与主流话语相抗衡,其与主流话语的关系与其说是依附不如说是复调。反语言在异质文化中能否作为一种与主流话语并驾齐驱的话语模式而得以传播和接受也正是评判《水浒传》英译优劣的关键。

反语言的复调性还主要体现在其身份建构和

认同的对话性上。它建构了言说者的社会身份,同时也设定了交谈对象的身份,二者的身份建构是在对话中完成的。鲁智深一方面通过“撮鸟”“厮”等一系列反语言建构了自身粗鄙的“社会边缘者”形象,即什么人说什么样的话。另一方面,反语言也是说话者试图用来寻求和识别同一边缘群体中的对象最为有效的话语资源,即试探对方是否也说这样的话。这一身份建构和认同实则也是对话性的。换言之,鲁智深通过反语言建构了一个边缘者形象,而边缘与主流又是相互建构的。边缘相对于主流而存在,反之亦然。另外,边缘与主流的界定并非固定的,而是处于变动不居中,二者相互渗透。边缘有向主流涌入的趋势,主流也有向边缘倒灌的倾向,因此,反语言建构的社会身份是对话性的。在以上两个译文中,“撮鸟”分别被译为“bird/rogue”(沙译)、“accursed”(赛译)。“bird/rogue”具有显著的反语言特征,其建构的说话者的社会身份可明显标记为边缘者,从而具备了与源语的反语言身份建构近乎等值的复调性。而赛译的反语言特征几乎被主流话语形态所掩盖(上文提到 *accursed* 通常用于庄重语境,如圣经中),其建构的是一个主流话语群体中的说话者愤怒之下爆粗口的形象,而非一个骨子里流淌着边缘血液的“绿林好汉”形象,其反语言身份建构的复调性自然也随之消弭。由此,反语言在异质文化中的复调性在两个译本中的处理可见一斑。沙译在反语言的复调性诠释上更胜一筹。

[2] 原文:只见那梢公放下橹,说道:“你这个撮鸟!两个公人平日最会诈害做私商的心,今日却撞在老爷手里!你三个却是要吃板刀面,却是要吃馄饨?”宋江道:“家长休要取笑。怎地唤板刀面?怎地是馄饨?”那梢公睁着眼道:“老爷和你耍甚鸟!若要板刀面时,俺有一把泼风也似快刀在这艘板底下。我不消三刀五刀,我只一刀一个,都剁你三个人下水去!你若要吃馄饨时,你三个快脱了衣裳,都赤条条地跳下江里自死!”——《水浒传》第三十六回

[赛译]They saw the boatman put down the guiding rope and he said, “you *accursed thief* and two guards, you are such as do love to make afraid those men who smuggle salt. Today you have fallen into this lord’s hands. Would you rather eat a bowl of *broadsword noodles* or would you rather eat a bowl of *dumplings in soup*?” Sung Chiang said, “Honorable Captain, do not joke with us. What is a bowl of broadsword noodles and

what is a bowl of dumplings in soup?” The boatman opened very wide his eyes and he said, “what joke does this lord make with you? If you would eat a bowl of broadsword noodles I have a knife sharp enough to cut the wind. Here it is under the boards of the cabin. I do not need to use three of five strokes to do it. One stroke apiece is enough and the three of you will fall into the water. If you want to eat dumplings in soup then quickly take off your clothes, you three, and leap into the river naked as you are.”

[沙译]The boatman put down his oar. “You, *prick*, and you two police guards, it’s your kind who are always squeezing us smugglers. Today you’ve fallen into my hands. What would you rather eat—‘*deck knife noodles*’ or ‘*dumplings in soup*’?” “Don’t joke, sir,” said Song Jiang. “What do you mean?” The boatman glared. “*Who’s* joking! If it’s ‘*deck knife noodles*’ you want, I’ve a blade beneath this deck which can slice the wind. I don’t need three or four slashes. One cut each will dump you dead in the water. If it’s ‘*dumplings*’ you prefer, take your clothes off and jump into the river naked as dumplings and drown yourselves!”

宋江在刺配途中经浔阳江上险被张衡误杀。该段对话中涵盖了反语言的两大要素:詈骂语和隐喻。张衡是浔阳江上的艄公,绰号船火儿。他和弟弟张顺同霸浔阳江,常在摆渡到江心时杀人劫财,与揭阳岭李俊、揭阳镇穆弘兄弟合称揭阳三霸。可见是个凶猛野蛮之人,赛译中将“撮鸟”“鸟人”都译为“*accursed thief*”,效果同上述例一,源语言中反语言的过度词汇化特征未得到体现。而沙译则在词汇选择上更为丰富准确,*prick*(蠢货,笨蛋)含有性隐喻意义,指男子性器官,詈骂效果更符合人物设定。“板刀面”“馄饨”本是寻常百姓的日常食物,而这里却用来指代“杀人”的方式。以张衡作为一名艄公的身份来看,小面馆和面摊应该是常去的饮食场所,故他对这类面食十分了解。用刀把人往水里砍被隐喻为厨师用板刀往沸水里削面团,称之为“吃板刀面”。逼迫对方赤裸裸地跳进水里溺死则被隐喻为煮馄饨,称作“吃馄饨”(郑鸿桥 2016)。此处张衡的话语是匪盗阶层通俗的口语表达,将杀人比作烹饪面食是对主流语言的有意识的替代和戏虐,是典型的反语言,它通过隐喻建构了一个秘密的反社会,其隐秘性足以将不属于该社会群体的人拒之于千里之

外,因此宋江及两个公人无法理解其话语。反语言的隐秘性和隐喻性特征被前景化。赛译中“板刀”被直译为“broadsword”(宽刃大砍刀),而沙译则领悟了此“板”非“刀板”而是指艄公船上的“艄板”,这一点从下文中可知,故译为“deck”(甲板)。由此不难看出,沙译的意译方法更能捕捉到原文的文化内涵,而赛译的直译方法则不免文化误译之嫌。由此可见,反语言的英译必须在话语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其优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层面的翻译,而非纯语言层面。

3. 结语

反语言是边缘群体获得社会身份认同的话语表征,它建构并维系反社会,反社会又催生出反语言。在这样的交互作用中,语言与社会的关系变得愈加复杂。本研究发现,《水浒传》中大量的反语言涉及丰富的社会和文化内涵。对反语言的翻译关键在于其文化信息的实现,总体来说,相比赛珍珠译本的直译方法,沙博理译本的意译为主直译为辅的方法在反语言的文化翻译上更胜一筹。笔者认为,边缘话语分析视角下的反语言英译研究以文化研究的方式尝试文学文本的翻译批评研究,为文学翻译批评打开了新的视角。然而篇幅所限,本文最大的缺憾在于仅分析了两个英译本中的少量反语言,案例尚不够丰富,对反语言在原文本与译文本中可能的差异性未能展开论述。今后的研究可对此做进一步的探讨,并尝试对其他译本(英译或其他语种)进行分析,亦可围绕边缘话语的其他范畴展开。笔者希望此领域的研究能够为《水浒传》英译研究做出有益的贡献。

注释:

①《水浒传》因流传广泛,版本众多。一般分为两个系统:繁本和简本。按章回数主要有:70回本,100回本,120回本(还有115回本等其他流传较少的版本)。《水浒传》的两个英译本分别基于两个不同中文版本翻译。赛珍珠版英译基于金圣叹70回本评本。沙博理版前70回基于金圣叹70回本评本,后30回基于容与堂刻本《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范宁1982)。

② In the Book of Joshua (Joshua 6:17,18; 7:1,11,12,13,15) and 1 Chronicles 2:7 “accursed” (or “accursed thing” or “thing accursed”) is the King James Version rendering of the Hebrew word, cherem. In the New Testament “accursed” is the King James Version rendering

of ANATHEMA.

参考文献:

- 巴赫金. 2010.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 刘虎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 丁建新. 2010. 作为社会符号的反语言边缘话语与社会系列研究之一[J]. 外语学刊(2): 76-83.
- 丁建新. 2013. 从话语批评到文化批评——边缘话语与社会研究[J]. 江西社会科学(9): 71-75.
- 丁建新, 沈文静. 2013. 边缘话语分析: 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J]. 外语与外语教学(4): 17-21.
- 丁建新. 2015. 文化的转向: 体裁分析与话语分析[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 范宁. 1982. 《水浒传》版本源流考[J]. 中华文史论丛(4): 69.
- 施耐庵, 罗贯中. 2006. 金圣叹批评本《水浒传》(金圣叹评)[M]. 长沙: 岳麓书社.
- 孙建成. 2007. 《水浒传》英译的语言与文化[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 王岳川. 1997. 文化边缘话语与文学边缘批评[J]. 文学自由谈(2): 50-54.
- 杨乃乔. 2007. 论比较诗学及其他者视域的异质文化与非我因素[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 104-113.
- 郑鸿桥. 2016. 《水浒传》反语言词语的隐喻认知[J]. 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学报 34(4).
- Fairclough, N. 1992.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M]. Oxford: Polity Press.
- Fairclough, N. 1995.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 Critical Study of Language*[M]. New York: Longman.
- Halliday, M.A.K. 1976. *Anti-languag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J]. 78 (3): 570-584.
- Halliday, M.A.K. 1978. *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M]. London: Edward Arnold.
- Harman, T. 1567. *A Caveat or Warning for Common Cursitors, Vulgarly Called Vagabonds*[M]. London: Wylliam Gryffith.
- Montgomery, M. 1995. *An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 and Society*[M]. New York: Routledge.
- Shih Nai'an & Lo Kuanchung. 1933. *All Men Are Brothers*[M]. trans. Pearl S. Buck. New York: The John Day Company.
- Shih Nai'an & Lo Kuanchung. 1980. *Outlaws of the Marsh*[M]. trans. Sidney Shapiro.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 van Dijk, T. 1986. *Racism in the Press*[M]. London: Edward Arnold.

收稿日期: 2016-12-10

作者简介: 唐子茜, 博士生。研究方向: 批评语言学, 文化研究, 翻译研究。

(责任编辑: 杨淑华)